

□ 纪习尚

孔子桧

曲阜孔庙大成殿内，有一座立于明代万历二十八年的石碑，上书“先师手植桧”，旁边的石质围栏内，是一株挺拔的桧树，人称孔子桧、孔庙桧。

桧(guì)树，俗称圆柏，是常绿乔木，木质坚硬，有芳香，高达20米，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的常见树种。在青史中留下名字的这株桧树，相传是孔子亲自栽种在家中庭院的。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，次年，鲁哀公在孔子的旧宅立庙。由于桧树寿命极长，且常年郁郁葱葱，有“常青”之意，所以特意留下这株桧树为孔子守墓。

之后的岁月里，孔子桧经历了五度枯荣。从春秋、秦、两汉，直到西晋，它日夜肃立在孔庙中，陪伴着至圣先师。就这样过了近800年，西晋永嘉三年(309年)，也许是因为自然衰老，也许是因为人祸天灾，古桧突然枯萎，不再发芽。不过由于象征意义巨大，孔子的子孙在失落和难过之余，依然将它留在原地，守护不辍。

神奇的是，309年后，隋恭帝义宁元年(617年)春天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：孔子桧抽出了新芽！其实，从植物学上来说，原树干枯三个多世纪后仍能复活的可能性不大，不排除有其他桧树的种子随鸟类粪便掉落在枯木上重新发芽，或者是人为播种或扦插的“嫌疑”。比如孟庙中的千年古桧上，就长出了一株枸杞，人称“桧寓枸杞”。不管怎么说，第二代孔子桧的新生仍让人感到欣喜。不过这喜悦只维持了51年，唐高宗乾封二年(667年)，古桧再次枯萎。这是第二度荣枯。

373年后，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0年)，孔子桧三度复活。之后，金宣宗贞祐二年(1214年)，发生了贞祐之乱，蒙古大军入寇中原，山东等地遭遇了严重破坏，孔子桧也在战火中毁于一炬，枝干荡然无存。这是第三度荣枯。

又过了82年，元世祖三十一年(1287年)，老树神奇般地四度复活，顽强生长，到明初已经“高三丈有奇，围四尺许”了。这轮新生持续了212年，明朝弘治十二年(1499年)发生的一场大火，波及了孔子桧，它再次被烧毁。

明末的王世性、张岱等人都曾亲自访问过这株圣树，当时它虽无枝叶，但看上去还有生机。1629年，张岱访问孔庙，他流连在孔子桧的周围，抚摩树干，觉其仍然“滑泽坚润”，不像一段枯木。他又看到地面有蚂蚁来来去去，已经在树底筑巢穴，张岱担心它们咬坏树根，还曾想找工具把蚁穴清除。王世性在游览时，也发现古桧看上去仍有生气，他不禁想：不知道要过多少年，它又能复生？

王世性的问题在一百多年后得到了回答。清雍正十年(公元1732年)，这段古树桩又抽出了新枝。坚韧的孔子桧第五度新生，至今仍屹立在孔庙内。如果从孔子栽下那天算起，它已经2500多岁了。

子贡楷

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纷纷搜集四方的奇树异木，种植在孔林

鲁地，是指位于山东省南部和中部的鲁国故地。周、秦时期，这里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，诞生了人文气息极浓的“四大名木”，即孔子桧、子贡楷、大夫松、峰阳桐。它们的由来是什么，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？

植株或可枯朽 精神万古长青

鲁地四大名木的前世今生



孔庙内的孔子桧。

株楷树，作为自己的化身，继续站立在孔子墓前。出于善意的艺术想象，人们还创作出一个美妙的传说：得知孔子去世的消息后，子贡非常伤心，在孔子墓前日夜哭泣，他拄着的拐杖被泪水浇灌，竟然生根发芽，长成了一株楷树！

寄托了子贡哀思的楷树，不知何时走到了生命终点。到明末，只留下了一段状如虬龙的干枯枝干，《阙里志》载：“孔林古楷，在至圣林享殿后，高四丈五尺，围一丈，枯而不朽。”同时期的毕自严在拜谒孔林时也发现：“有端木(即子贡)手植楷，枯矣，尚存根株二丈。垒石护之。”清代康熙年间，干枯的子贡楷又遭雷击，枝丫无存，仅剩下一截树干。为了保护这仅存的树干，人们围绕它建了一座砖塔，又在塔前立了一座石碑，上刻五个大字“子贡手植楷”。在塔的旁边，还建有一座稍大的碑亭，内有“楷图”碑，刻画着这株古树未遭雷击前的样子，驻足碑前，也可作怀古凭吊。

生命的美妙在于传承。后人学习子贡尊师重道的精神，继续在孔林内栽种楷树。枯萎的子贡手植楷旁边，一株株新生的小楷树叶繁枝茂，生生不息。正如张岱在《夜航船》中记录的：“惟一楷木老本，……其下小楷生植甚繁。”

楷树成林，泽被后世。至少到明代时，孔林内大大小小的楷树就已蔚然成片，孔子后人伐取已经成材的粗木，制作成棋枰，弈棋时有淡淡的芳香。还可以用来制作木雕，相传子贡曾用楷木雕刻孔子和师母的雕像，至今仍保存在孔子博物馆中，他因此被称为“楷雕始祖”。制作实用的手杖是楷木更重要的用途，元明时曾被视为珍品。元末明初的宋濂，得到了一把孔林楷木杖，上面有一节节的横纹，宛如蛇腹，精美异常。

有关于子贡楷的故事很多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子贡和孔子的感情特别深，孔子去世后：“弟子皆服三年。三年心丧毕，相诀而去。”只有子贡仍不肯离去，他在老师墓旁建了一间草舍，日夜守护。别的弟子服了三年心丧，只有他实实在在地陪伴了孔子六年。六年之后，他留下了这

株楷树，作为自己的化身，继续站立在孔子墓前。出于善意的艺术想象，人们还创作出一个美妙的传说：得知孔子去世的消息后，子贡非常伤心，在孔子墓前日夜哭泣，他拄着的拐杖被泪水浇灌，竟然生根发芽，长成了一株楷树！

大夫松

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东巡郡县，封禅泰山。下山时，突遇暴风雨，他举目四望，发现附近正好有一株大树，于是跑到树下避雨。雨过天晴，秦始皇对随从说：“此树护驾有功，宜封为‘五大夫’”。这件事记录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，可信度是较高的。原文中虽未明言树为何树，但泰山高大的松树到处都是，为秦始皇挡雨的可能性最大，所以“五大夫树”被后世固化为“五大夫松”。

五大夫是秦时的爵位名称，位于二十等爵的第九级，并非指“五位”大夫。五大夫松当然也是一株松树，秦始皇不可能在五棵松树间来回跑着避雨。但后人望文生义，以讹传讹，如唐代陆贽《禁中春松》：“愿符千载寿，不羨五株封。”五代徐夔：“五树旌封许岁寒，挽柯攀叶也无端。”北宋王令《大松》：“却笑五株乔岳下，肯将直节事秦嬴。”多数人已经认为是五棵松树了。

不过也有人不肯人云亦云。明代山东东阿人于慎行，曾在万历年间登泰山。他路经宋真宗驻蹕遗址时，见到亭前有两株松树，经过仔细观察，于慎行发现，这些生长在石缝中的松树，虽然“干皮龙鳞”，但不甚高大，至多只有数百年的树龄，不可能是秦始皇时代所植。随行人告诉他：“这里本来有五棵松树，某年雷电时有

三棵被击中，只剩下面前的这两棵了。”但于慎行不以为然，他反驳道：“五大夫者，秦之爵级，松何必五？”假如当初封的是七大夫爵位，难道还要找出七棵松树不成？

于慎行所见到的两棵松树也没能保住，在他游览后不久，泰山暴发山洪，两棵树全被冲走。所以到了之后的崇祯年间，张岱再登泰山时，就发现大夫松只剩下一段干枯的树干了。

今天的泰山中天门以北，有“五松亭”，相传就是秦始皇躲雨封树处，亭前有两株松树巍然挺立。为什么又剩下两株了呢？据《泰安州志》记载，松树在万历年间被冲走后，又于清代雍正八年(1730)正月，由钦差大臣丁皂保移栽了松树五株，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，又损毁了三棵。这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吧。

峰阳桐

传说大禹治水之后，行走九州，了解华夏各地的山川和物产。当来到海、岱、淮之间时，他得知这里的峰山(今山东邹城东南)南坡，生长着一种名贵的树木——桐树，这就是写入《尚书·禹贡》的“峰阳孤桐”。峰阳孤桐何以闻名？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的解释是：“峰山之阳特生桐，中琴瑟。”意思是这里出产的桐树，非常适合制作琴、瑟等乐器。

桐树是常见树，为什么独独生于峰山的最适合制琴？唐代笔记小说集《封氏闻见记》引用当地人的话，给出了解释：“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，诸山皆废地兼土，惟此山大石攒倚，石间周回皆通人行，山中空虚，故桐木绝响，以是珍而入贡也。”意思是，峰山上土壤少、石头多，山石互相交叠，产生很多空洞。远远望去，高大的梧桐孤独地生长在巨石之间，沐浴在阳光之下，木质因而清轻空灵，制作出的古琴响声绝佳。

正因如此，古人以拥有一把峰山桐琴而骄傲。传说西汉司马相如有琴名“绿绮”，用峰阳孤桐制成，音质清奇，是古代“四大名琴”之一。李白有诗对它大为夸赞：“峰阳孤桐，石笋天骨。根老冰泉，叶苦霜月。斫为绿绮，徽声粲发。秋风入松，万古奇绝。”后来，“绿绮”和“峰山桐”都成了文学作品中良琴的代名词，如北齐萧惠的“笙吹汶阳筱，琴奏峰山桐。”初唐宋之问的“故人赠我绿绮琴，兼致白鸪鸟。琴是峰山桐，鸟出吴溪中。”

峰山只是平原上突起的一座孤山，面积也只有六平方公里，峰山桐的需求如此大，而小小的南坡又能生长出多少孤桐呢？连年的伐用，加上天灾战乱，峰阳孤桐越来越少。明末天启年间(1621年-1627年)，峰山一带发生了徐鸿儒起义，包括峰县在内的诸多县城被攻占，而起义军竟“取(峰山桐)以造饭”，把珍贵的制琴材料当作煮饭的柴火，导致其形迹俱无。稍晚些的《夜航船》记载：“峰阳孤桐，在峰县峰山之上，自三代至今，止存一截。”

岁月悠悠，这四种年龄至少在2200岁的乔木，早已枯朽，如明末张岱所说：“鲁之乔木，孔子桧、子贡楷、大夫松、峰阳桐，仅存株朽。”但在它们的身旁，新一代的树苗不断长出，它们的故事以及代表的人文精神，因而生生不息。

报料电话:13869196706 欢迎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

报纸发行:(0531)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:(0531)85196150 85196192 文字差错投诉:(0531)85193436 发行投诉:4006598116 (0531)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: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:1.5元
邮发:23-55 广告许可证: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: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: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(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)(济南市长清区玉皇山路1678号)